

21世纪

领导

藏书 66 金典

治国卷



洛神賦 并序
余朝京師 遂濟洛川 古人
有言 新求之神名曰宓妃 感宋玉
對楚王 統神女之
余漫 賦言歸車
縣誌 通谷陵早
殆焉 乃能賀
乎 與乎陽
於是 妙神
未察仰以殊觀 睹一麗人于巖
之畔 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 尔有
親於彼者乎 彼何人斯 若此之艷
之御者 對曰 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

P

领导藏书 66 金典

第五卷

治

国

卷

[illegible]

治 国 卷

[illegible]

荀子：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无所不包。

潜·夫·论：潜者，养精蓄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实为抱残守缺之术。

盐铁论:经济与政治、哲学的碰撞,经世济民的顶峰之作。

管子：最早的改革家文集。终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吕氏春秋：书之广博，“大出诸子之右”。

左传:中国第一部详备而完整的编年史,对春秋时期诸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等诸方面有很好的记载。

列子：将治事哲学喻于神话与寓言之中，广博精深。

国 语：以古喻今，遍说国运之兴衰；正谋反用，笑看治国之手段。

目 录

领导藏书第四十五金典

荀 子

劝 学	(2513)
修 身	(2517)
非十二子	(2521)
儒 效	(2525)
天 论	(2535)
解 蔽	(2540)
性 恶	(2549)
赋	(2556)

领导藏书第四十六金典

潜夫论

赞学第一	(2563)
务本第二	(2566)
遏利第三	(2568)
论荣第四	(2570)
贤难第五	(2572)
明暗第六	(2575)
考绩第七	(2577)
思贤第八	(2580)
本政第九	(2583)
潜叹第十	(2585)
忠贵第十一	(2588)
浮侈第十二	(2591)
慎微第十三	(2596)

实贡第十四	(2598)
班禄第十五	(2600)
述赦第十六	(2603)
三式第十七	(2608)
爱日第十八	(2612)
断讼第十九	(2615)
衰制第二十	(2618)
劝将第二十一	(2620)
教边第二十二	(2623)
边议第二十三	(2626)
实边第二十四	(2628)
卜列第二十五	(2631)
巫列第二十六	(2634)
相列第二十七	(2636)
梦列第二十八	(2638)
释难第二十九	(2641)
交际第三十	(2643)
明忠第三十一	(2649)
本训第三十二	(2652)
德化第三十三	(2654)
五德志第三十四	(2656)
志氏姓第三十五	(2661)
叙录第三十六	(2673)

领导藏书第四十七金典

盐铁论

本议第一	(2681)
力耕第二	(2684)
通有第三	(2687)
错币第四	(2690)
禁耕第五	(2692)
复古第六	(2694)
非鞅第七	(2696)
晁错第八	(2701)
刺权第九	(2702)

刺复第十	(2705)
论儒第十一	(2709)
忧边第十二	(2713)
园池第十三	(2716)
轻重第十四	(2717)
未通第十五	(2721)
地广第十六	(2725)
贫富第十七	(2728)
毁学第十八	(2730)
褒贤第十九	(2732)
相刺第二十	(2735)
殊路第二十一	(2738)
讼贤第二十二	(2740)
遵道第二十三	(2742)
论诽第二十四	(2744)
孝养第二十五	(2746)
刺议第二十六	(2748)
利议第二十七	(2750)
国疾第二十八	(2751)
散不足第二十九	(2755)
救圉第三十	(2763)
箴石第三十一	(2764)
除狭第三十二	(2765)
疾贪第三十三	(2766)
后刑第三十四	(2768)
授时第三十五	(2769)
水旱第三十六	(2770)
崇礼第三十七	(2773)
备胡第三十八	(2775)
执务第三十九	(2778)
能言第四十	(2779)
取下第四十一	(2780)
击之第四十二	(2783)
结和第四十三	(2784)
诛秦第四十四	(2787)
伐功第四十五	(2789)
西域第四十六	(2790)

世务第四十七	(2792)
和亲第四十八	(2794)
繇役第四十九	(2795)
险固第五十	(2798)
论勇第五十一	(2801)
论功第五十二	(2804)
论邹第五十三	(2809)
论灾第五十四	(2810)
刑德第五十五	(2815)
申韩第五十六	(2820)
周秦第五十七	(2824)
诏圣第五十八	(2828)
大论第五十九	(2832)
杂论第六十	(2836)

领导藏书第四十八金典

管子

牧民	(2841)
形势	(2843)
权修	(2846)
立政	(2851)
乘马	(2856)
兵法	(2861)
霸形	(2865)

领导藏书第四十九金典

吕氏春秋

孟春纪第一	(2871)
孟春纪	(2871)
本生	(2872)
重己	(2874)
贵公	(2876)
去私	(2877)

孟夏纪第四	(2878)
孟夏纪	(2878)
劝 学	(2880)
尊 师	(2881)
诬 徒	(2883)
用 众	(2885)
仲秋纪第八	(2886)
仲秋纪	(2886)
论 威	(2888)
简 选	(2889)
决 胜	(2891)
爱 士	(2892)
仲冬纪第十一	(2894)
仲冬纪	(2894)
至 忠	(2895)
忠 廉	(2897)
当 务	(2899)
长 见	(2900)

领导藏书第五十金典

左 传

卷一 左传	(2905)
卷二 桓公	(2910)
卷三 庄公	(2913)
卷四 闵公	(2920)
卷五 僖公	(2923)
卷六 文公	(2945)
卷七 宣公	(2951)
卷八 成公	(2960)
卷九 襄公	(2969)
卷十 昭公	(3006)
卷十一 定公	(3062)
卷十二 哀公	(3065)

领导藏书第五十一金典

列 子

天瑞第一	(3079)
黄帝第二	(3083)
周穆王第三	(3086)
仲尼第四	(3088)
力命第五	(3092)
杨朱第六	(3096)
说符第七	(3098)

领导藏书第五十二金典

国 语

祭公谏征犬戎	(3109)
召公谏厉王止谤	(3110)
襄王不许请隧	(3111)
单子知陈必亡	(3112)
展禽论祀爰居	(3115)
里革断罟匡君	(3116)
敬姜论劳逸	(3117)
叔向贺贫	(3119)
王孙圉论楚宝	(3120)

领导藏书第四十五金典

荀子

战国·荀况撰

劝 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鞣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鞣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跼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顿不前的。青色是从蓝草中取出来的，可是它比蓝草精美得多；冰凌是从水中产生出来的，可是它比水寒凉得多。木材的直度像墨线打的一样，把它鞣成车轮，它的弯度就像圆规画的一样，虽然经过火烤、日晒，再也不能够伸直，这是由于烤它而这样的。所以，木材经受到墨线的比量，就可以取直；金属接触到磨石的磨砺，就可以锐利；君子广博学习，而且天天考察自己，就会智慧精明，而且行动不犯过错。

所以，不登高山，就不知道天的高度；不临深溪，就不知道地的厚度；没有听到过先王的遗言，就不知道学问的渊博。神智没有比遵从“道”再高明的，幸福没有比没有灾祸再持久的。

我经常整天在思索，可是不如一旦间所学习的踏实；我经常提起脚跟望远望，可是不如登高远望所见到的开阔，登到高处招手，胳膊并没加长，可是人们所看到的格外遥远；顺着风呼唤，声音并没有加高，可是人们所听到的格外清楚。凭藉着车马出门的，并不是由于脚步快，可是能够一日千里；凭藉着船舶出游的，并不是由于善于水，可是能够渡过江海。君子的天性和一般人并非两样，他只是善于凭藉着物类来帮助自己。

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作蒙鸠，它用羽毛搭窝，还用毛发编织起来，系在芦苇穗上头。风一吹，芦苇穗被刮断了，窝里的蛋也破了，雏儿也死了。这并不是由于它的窝不完善，而是由于它悬系的所在而这样的。西方有一种树，名字叫作射干。它的茎只有四寸长。它生长在高山之上，下面临着百丈的深渊。这并不是由于它的茎能够长得这样高，而是由于它站立的所在而这样的。蓬蒿生长在大麻中间，

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⑩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

它用不着扶就是挺直的；把白沙和黑土放在一起，它就和黑土变成一样的黑。兰槐的根，就是白芷，如果它沾染上尿水，君子都不再接近它，百姓都不再去拿它。它的本质并不是不美好，而是由于它受到沾染而这样的。

所以，君子居住必定要选择乡里，出游必定要教儒士，这是由于他要防止邪僻，而接近中正的缘故。物类的兴起，必定有个开始；荣辱的到来，必定随从着自己的行为。肉类臭烂了，就要生蛆；鱼干枯了，就要生虫；行为怠慢，忘掉自己，就要闯祸。凡是强硬的东西，就招致人们把它当作支柱；凡是柔软的东西，就招致人们把它当作缠带。身上满带着一些邪僻、肮脏，就成为被人们憎恶的根源。柴草施放得一样，火总是向着干燥的一边延伸；地面平整得一样，水总是向着潮湿的一边流去。花草和树木总是丛聚地生长，飞鸟和走兽总是成群地居住。万物就是这样各自和它们的同类相互依从。所以，靶子一张设，弓箭就都向那里去发射；森林一繁茂，斧头就都到那里去砍伐；林木一成阴，百鸟就都到那里去休息；醋一酸，蚋虫就都到那里去聚会。所以，说话有时要招惹灾祸，行事有时要遭到凌辱。君子要慎重自己所居处的地位啊！

积聚起土来成为高山，风雨就在这里发作起来了；积聚起水来成为深渊，蛟龙就在这里生长出来了。积聚起善良来成为德行，而且神智从容，圣人的心志就具备了。（“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所以，不半步半步地积聚起来，就不可能达到千里；不一沟一沟地积聚起来，就不可能汇成江海。良马一跳，并不能超出十步；笨马跑十天，也可以赶上良马，成功就在于不停留。雕刻如果半途而废，糟木头也弄不断；雕刻起来没个完，金属和石头也刻得动。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强劲的筋骨，在地上层吃土壤，在地下层喝泉水，它的用心是统一的。螃蟹八只脚，两个螯，没有鲇鱼、鳝鱼的窝，它就无处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没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没有光明的智慧；没有隐微的行为的，就没有显著的功勋。走入歧途的，到达不了

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无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人，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目的地：事奉两个君主的，在道义上不可以宽容。眼睛不能同时看两处，就看得分明；耳朵不能同时听两处，就听得清晰。蛇没有脚，可是能够飞上天；鼠有五种技能，终于受到困窘。《诗经》说：“布谷落在桑枝上，领着七个雏儿飞。善人君子，他的仪表始终是纯一的。仪表是纯一的，因而他的心志就如同受到约束的一样。”所以君子要把心志收束在纯一之上。

在古代，瓠巴弹瑟，水底下的鱼都浮出水面来听；伯牙弹琴，驾着车的马都仰起头来听。所以，声音无论多么微小，都能被人听得见；行为无论多么隐密，都能被人看得见。山底下蕴藏着宝玉，树木就显得润泽；渊池里生了珍珠，崖岸就显得不干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哪有不闻名于世的呢？

学习，从哪里开始呢？到哪里终结呢？回答说：按它的顺序来说，就是从读《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按它的意义来说，就是从成为学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终结。诚心积累，功夫持久，就钻得进去；必须学到老死，这才算是尽头。所以，从学习的顺序上说，是有终结的；至于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是不可以半刻停顿的。作到这样，就成为人；不这样作，就成为禽兽。所以，史书是政事的记载；诗歌是心声的归结，礼仪是法制的前提、事物的规范。所以，学习到礼仪就算达到尽头了。这就叫作道德的顶峰。《礼经》的慎守节文，《乐经》的中正和乐，《诗经》、《书经》的见闻广博，《春秋》的寓意隐微，在天地间的一切道理可以说完全具备了。

君子的学问，进入到耳朵，明通在内心，灌注在全身，表现在行动。端端庄庄地说话，和和缓缓地行动，都可以作为别人的表率。小人的学问，进入到耳朵，放出在嘴巴。嘴巴和耳朵之间的距离，只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美化这七尺之躯呢？古来学者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现今学者的学习是为了别人。君子的学习是用来修整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是用来帮助自己的善行。所以，人家没有问到自己，自己就去告诉人家，这就叫作傲放。人家问一个问题，自己却告诉人家两个问题，这就叫作烦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锥测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诘者，勿告也，告诘者勿问也，说诘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

喷。傲放是不对的，烦喷也是不对的；君子对于人家的问答，就如同回声的应和本声一样。

学习，没有比接近教授自己的人再便利的。《礼》、《乐》有法度而不疏略，《诗》、《书》古老而不切近，《春秋》简约而不谨严。当着这个人学习君子的学说的时候，这种学习就得到尊重和普及，因而也就周流于世界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接近教授自己的人再便利的。学习的途径，没有比爱好教授自己的人再成功迅速的；隆重的礼节，还在其次。在上说不能爱好教授自己的人；在下说不能用隆重的礼节；那只是要学习一些烦琐的知识，解释解释经书；归根到底，也不免作一个陋儒而已。而且，推源先生的教化，根据仁义的道术，那礼文正是通向左右逢源的途径；就如同提起皮衣的领子，屈着五个手指头去修顺它的毛儿一样，那顺起来的毛儿就数不清了。不遵守礼法，而仅仅学习《诗》、《书》，那就如同用手指头测量河水，用兵戈春淘黍谷，用铁锥向壶里投掷一样，是得不到任何功绩的。所以，隆重礼文，虽然学习得不够明确，还不失为一个端正的学士；如果不隆重礼文，虽然学习得精审、明辨，那也只是个散漫的儒者。

怀着恶意发问的，不要告诉他；怀着恶意告诉的，不要追问他；怀着恶意讲说的，不要听取他；怀着争强的气势的，不要同他辩论。所以，必须他是顺从理性而来的，然后才接近他；如果不合理性，就要躲避他。所以，持礼恭敬，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方向；言辞和顺，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条理；面色从容，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精义。所以，不可以和他谈论，而和他谈论，这就叫作浮躁；可以和他谈论，而不和他谈论，这就叫作隐密；不观察面色，就和他谈论，这就叫作眼瞎。所以，君子不浮躁、不隐密、不眼瞎，谨慎地顺着对方的行动表现。《诗经》说：“对人不急躁、不怠慢，这是天子所赞许的。”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发出了一百支箭，有一支没有射中，就不足以叫做善于射箭；走出了一千里的路程，有半步没有赶到，就不足以叫做善于驱车。事理不通达，仁义

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不能始终坚持如一，就不能叫做善于学习。我们所说的学习，就是要学习到始终坚持如一。一半学不进，一半学得进，这便是乡里的普通人；他的好行为少，坏行为多，这便是夏桀、殷纣、盗跖一类的人。能够具备这些道理，能够穷尽这些道理，然后才称得上是一个学者。

君子知道不具备、不精纯这些起道理不足以叫做美好，所以就用诵读和解说来复习它，用思考和探索来明通它，用设身处地的方法来处理它，用排除有害的事物来培养它；使眼睛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看它；使耳朵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听它；使嘴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说它；使心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想它。到了极其爱好正确事物的境地，眼睛爱好于五色，耳朵爱好于五声，嘴爱好于五味，心志有利于保有天下。所以，权利不能他倾倒他，群众不能变移他，天下不能摇动他。活着是这样做，临死是这样作，这就叫做品德操守。品德操守得住，然后才能够静定；静定，然后才能够应付。能够静定，能够应付，这就叫做有成就的人。天表现着它的光明，地表现着它的广阔，君子就贵乎作一个纯正的人。

修身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诚，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嘒嘒告告，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

见到善良的行为，必定端端正正地反问自己；见到不善良的行为，必定兢兢业业地检讨自己；善良的行为在身上，就牢牢固固地爱好自己；不善良的行为在身上，就如同受到灾害似地痛恨自己。所以，我责备得正确的，就是我的导师；赞同我赞同得正确的，就是我的朋友；谄媚我的，就是我的贼寇。所以，君子要尊崇导师，而亲近朋友，还要痛恨自己的贼寇。爱好善良的行为没有厌倦，受到劝告能够警惕。虽然不愿意取得进步，做得到吗？小人就和君子相反。做尽昏乱的事情，却憎恶别人责备；作尽丑恶的事情，却希望别人称道；心地如同虎狼，行为如同禽兽，（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憎恶别人妨害自己；谄媚自己的就表示亲近，劝说自己的就

则具是依。”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侵；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难进曰倨，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僇弃，

表示疏远；把正经当做笑柄，把忠诚当做贼寇。虽然不愿意遭到失败，能够得到吗？《诗经》说：“一点好事都不做，这种人也太可怜了；计划着做好事，他就完全违反；计划着做坏事，他就完全依从。”就是说的这样的小人。

遵循善行的法度，用善行来理气、养生，就可以追踪彭祖；用善行来洁身自好，就可以比拟尧禹。宜于处守顺境，利于处守困境，就是由于讲礼守信。凡是在动用血气、意志、思虑上，顺从礼文，就表现得整饬、通达；不顺从礼文，就表现得悖乱、怠慢。在饮食、衣服、居处、动静上，顺从礼文，就表现得中和、适节；不顺从礼文，就表现得触犯危险、发生疾困。在容貌、态度、进退、趋向上，顺从礼文，就表现得温雅可亲；不顺从礼文，就表现得傲慢、固陋、邪僻、庸俗而粗野。所以，做人不讲礼文，就不能生存；做事不讲礼文，就没有成就；国家不讲礼文，就不得安宁。

用善良领导人的，就叫做教诲；用善良同人共事的，就叫做顺理。用不善良领导人的，就叫做谄媚；用不善良同人共事的，就叫做阿谀。以是是为是，以非为非，就叫做明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叫做愚蠢。中伤善良，就叫做谗谮；陷害善良，就叫做贼害。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就叫做真实。偷窃财物，就叫做贼盗。随匿行动，就叫做奸诈，信口开河，就叫做妄诞。取舍没有一定，就叫做无常。保守利益，放弃正义，就叫做大贼。听到的多，就叫做渊博；听到的少，就叫做肤浅。见到的多，就叫做宽闲；见到的少，就叫做鄙陋。难于进步，就叫做度弛。容易忘记，就叫做漏夫。知道的多，可是有条理，就叫做辨治；知道的多，可是很混乱，就叫做耗乱。

理气养心的方术：血气刚强的人，就用心平气和来柔化他；深思熟虑的人，就用平易善良来纠正他；勇猛乖张的人，就用顺情合理来辅助他；性急嘴快的人，就用举止安详来节制他；气量狭隘窄小的人，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他；卑鄙、迟纯、贪利的人，就用志向高尚来抵制他；庸俗、散漫的人，就用良师